

列傳

梁書

卅五之四十四

滋賀縣尋常師範學校藏書

明治二十年一月調査

第

二

號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字景冲

蘭陵人

子恪字景冲蘭陵

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

子封南康縣侯年十

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賊衛軍王儉見

而奇之初爲寧朔將

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

及司馬王敬則於會

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

弟親從七十餘人入

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

至明帝乃止以子恪

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卽位遷祕書監領右軍

將軍俄爲侍中中興

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

除散騎常侍領步兵

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

長史子恪與弟子範

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

謂曰我欲與卿兄弟一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噫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賜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華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屬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事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一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稱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與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况子與乎梁初入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同孝武時事彼若苟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卽卿事例卿是

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閣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郎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疎假使覲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卽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遷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贍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宇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遠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遷宣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

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
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
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搗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
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
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
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
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
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謚手詔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
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泰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
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日
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
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傳崔馬卽鄆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

上歌頌自比古八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司
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旣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
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
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
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
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
二十卷二子序愷竝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竝
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
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
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竝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
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
之時中庶子謝朓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竝召時才賦詩同用

十五劇部憶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
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
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
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
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
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
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沈
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
奏之勅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
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
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

司徒左長史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大通元年轉太府
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民吏悅之還除散
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
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牲
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
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卑俎德通神明黍稷蘋
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
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末革牲前曲園丘賦燎尚言式備牲牲北
郊誠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
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
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
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

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書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尚書大戴禮卽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華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繙文思深微命世十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帝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

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語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曰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徹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庶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餓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即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

事免年三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暉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終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冲之八世孫曾祖暹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麟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

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覩清顏
頃祕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
帶謂當詣已旣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
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
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
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
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
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卽日除兼尚書儀
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卽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
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
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
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閑雅允朝望時
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
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
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
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
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
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揣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
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
鎮荊州復爲詹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
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
監轉祕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
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
動止詢謀常於中齊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

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
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
于時貴戚公王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
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
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割斷如流傍無私
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
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
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
諱爲皇太子四年遭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
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遣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流
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
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當今罕有微臣竊
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冲逸升榮建
禮譽重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興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
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贈第一材一具布五十
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尅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
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已清恪昔歲西
浮渚宮東泊粉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
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
志操風範彊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彊
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
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
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

理通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翫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祐深相引接祐爲太子詹事啓革爲府丞祐

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

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誅賓客皆羅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

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廼使

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

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

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乃以觀爲征北行

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革書云此段

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驥驥

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

被徵爲丹陽尹以革爲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

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治明肅豪彊憚之入爲中書舍人尚書左丞

司農卿復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

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百城所憚時少王行事多
傾意於籤帥華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
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爲貞威
將軍北中郎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
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華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
旣失守華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下邳遂爲魏人所執魏徐
州刺史元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患脚不拜延明將加害
焉見華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暉同被拘執延明使暉作歆器
漏刻銘華罵暉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今乃爲虜立銘孤負朝
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旣久
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將加筆撲華厲色而言曰江華行年六
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
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
華及祖暉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華才思
通瞻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
臨川王長史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
高祖未知謂華不奉佛教乃賜書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
自彊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華并及諸貴遊
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因啓
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
上詔華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爲行
事非卿不可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
郡丞行府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州聞華應至並齋持緣道
迎候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

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別辨析曾無疑滯功必賞過必
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審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
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
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
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
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
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迺輕艚革旣無物乃於西陵
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
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
遊軍尉民下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
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人
爲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
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恒有
褒貶以此爲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
北兖二州大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
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
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
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
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
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旣遇其時斯爲幸矣
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

終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
終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官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耄嗟人力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

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淨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一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遍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况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一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瀹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分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園內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二子禧嘏並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寓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

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封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卽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

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誼誼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已得瞻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敢賀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嬰時釁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杓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聳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缺望萬分竊不爲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成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爲智者說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敢言於眾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宴恥天下之士不爲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眾並沒朝廷以爲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

非人事其將爲戒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園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爲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爲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爲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穀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爲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右此道彌扇惟卞壺以臺閣之務頗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

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

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

聖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

帶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廢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

我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非人事其將爲戒乎...
卒于國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言司寇充末司...
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
功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師所爲宏麗...
可爲衆造寺焉及敬容死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聽衣布...
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被祕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
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王...
道彌扇惟下臺以臺閣之務所...
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
不乃勞乎宋世王羲之...
不嘗有牒風流相尚其流遂...
至白署空是謂清貴...
廷恩主校宜其然矣何國甄之精哉良猶執谷計姑

梁書卷三十八

唐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異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將
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
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蒲博頗爲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
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
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
异遂巡未達其背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基書卿一時將去可謂
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詳從之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年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

事史等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
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
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
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
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
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
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
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
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

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詣舉地内

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

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

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

僧并救衆軍應接受异節度

至法僧遵奉朝旨如异策焉中大

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

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

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

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填委於

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

橫放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

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

年异啓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

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

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

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

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

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八

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

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

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

語异异對曰此宇内方一之

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

射謝舉等以爲不可高祖欲

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

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

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

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

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

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疆國大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期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陸收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爲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啓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异辭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遂舉兵反以討异爲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爲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

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益以指於异异因慙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承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祕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職並驅鹵薄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恡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

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子博士稍遷中衛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真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帷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旣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旣明小功自娶卽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湏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

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吉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與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後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基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基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未嫁冠若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天喪情深旣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損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也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旣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曾臆不語妻子辭

無粉飾削橐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覽如不允合亮其慙愚其一
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
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
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歛爲事百
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
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
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
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
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况復煩擾積理深爲
民害駕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
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事曰聖
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翔飛蠕動猶且度脫况在
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顛顛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
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
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
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
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
同臭腐又歌姬舞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良待和戎今古妓之夫
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
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
由宴醑所費旣破數家之產歌謠之甚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
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傳

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
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過之以節
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
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
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
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儉朴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
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
饑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
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筭之人藻稅之子旣得伏奏帷扆
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責使理其紊
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運摯
餅之智微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
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寔由於此
今誠願責其必平之效黜其讒愚之心則下安上鑑無微佯之患
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
良有以也夫國敝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
止五年之中尚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
滅吳之四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
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
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電
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
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
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
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

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歛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荐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場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審審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闕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罇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尚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鴛鴦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饒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颺急益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辨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

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
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
可懷寶逃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
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
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
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以營盤案自己營
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
說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
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
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
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
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
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爲功德事者皆是園
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爲數十種食一菜爲數
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毫芥不關國家
如得財如法不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
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
及以國所皆資僉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
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
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
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
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
云乃追恨所取爲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
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擇禦廉者可使

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爲朝廷爲之傳翼卿以朝廷爲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晏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一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說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問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殮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卒有閭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爲計召若爲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

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爲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後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求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勅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暕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木至死賊求得之舉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舉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

百餘篇子詡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爲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竝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微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寔异之由禍難旣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旣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爲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長平

叱責亦湛盡夫飲饌所以爲國者子曼以飲太毒之屬詣無父
甥國宴景之由雖獲罪澤不問其罪至飲良及齋饌漸次置酒非
言矣而吳夢卿幸升事吳縣不詣以進酒者許軍容嚴以受家
衆收飲此茶耳本吳賢衆並賦鄉親以縣無參社姪飲貴縣林其
刺史時尚書按察云夏爲縣首言曰士患不問縣無縣無則軍責

百餘餘千時太部何自翰同西昌縣林出爲二山太守并縣縣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賜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
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
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吳已立諸子爲王部署
將帥欲議匡復旣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欵請

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旣
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旣至甚加優寵時方
事招携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
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場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衛詔給
甲仗百人出入禁閤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
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
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
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子景隆景仲普通
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
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
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
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
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
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衛將軍大通三年
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
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衛
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
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
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
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
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
正卿屬爾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
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

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大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主願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衛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衛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謚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旣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逼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官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衛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魏由是隋魏授衛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五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別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

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兖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二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兖州刺史侃斬甘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郡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潛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澄口衆尚萬餘人馬一幸適去留於此別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

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
北討諸軍事出頃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
麾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
事安北將軍兖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
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
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
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
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湏
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
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
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

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衛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
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稍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
馬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
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
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
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
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閭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
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
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
乘水攻彭城不納旣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
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頃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
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

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採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頭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閒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竝私加賞資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鑊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高十餘丈

欲臨射城內侃曰車向壅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旣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入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初侃長子鸞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賊懸相任寄何所患苦

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
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
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
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
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睿哲無幽不照有何姦
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
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
生未獲披叙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
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
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
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
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
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兖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俊
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
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儼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儼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救賚歌
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益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
州於兩艦聯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陳
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
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
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
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連
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

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鵬

鵬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侍之甚厚及景敗鵬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鵬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鵬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鵬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挾船鵬以稍入刺殺之世祖以鵬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鵬起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穀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

鵬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爲所破於

羊鴉仁字季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

任郡爲主簿普通

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累有功績稍遷員

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

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衛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

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士

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

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鎮懸

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

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頽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

部入援太清三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

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
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
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
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
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徇難
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竝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
美矣而羊侃鴉仁德大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
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終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鑒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司馬鑒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
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鑒少傳家業強力
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觀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
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
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鑒治嘉

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聚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襲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襲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

東王諱爲會稽太守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棊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歛板對曰臣旣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家門雍睦兄弟特

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置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旣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卧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叙生平極歡而去臨終囑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旣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蓋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蓋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旣曰蓋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蓋因賜旣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蓋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醜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二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傳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

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
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
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
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
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
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
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
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
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鎮郢州除平西諮議
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
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
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士不朽之事寄之題

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
人沛國劉顯韞積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
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
茲睿藻榮其枯魄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
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
禮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
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旣佐芸蘭乃握搏鳳
池水推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
海還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旒背輦野埃興伏
山雲輕重呂掩書墳揚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壘弱葛方施叢
柯日拱遂柳萸香禽寒歛翫長空常暗陰泉獨湧附彼故塋流芬
相踵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諡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尚書起部郎延陵令荊州治中太宗臨荊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尚書右丞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荊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旣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荊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真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績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

事其大略曰案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穀穀杖劒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遼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竝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闕之遼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穀梁千載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亂之遼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遼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遼爲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荆土至今懷之不

忍斥其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惠齊太子家令允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爲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襲同志友善僕射江祐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爲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爲巡

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禪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

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

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爲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

也湯又不應傳外景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

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

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爲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爲三

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

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

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

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爲五帝者少昊卽黃帝子又非獨立之

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

周成王封太山禪吐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

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爲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
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旣矛盾理必不然又
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
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
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
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
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
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
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
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
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
爲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

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
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爲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
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嬭俱上旣而子侯暴
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開隆沒歎息曰天不欲
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
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
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
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亦不謂爲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
候之書斯爲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
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卽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
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

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
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所報是則一年三郊天
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爲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
五帝於四郊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于
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爲封禪何其數也此爲九郊亦
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
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禩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
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禱水旱也是爲合郊天地有
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爲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三
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

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佗三才
之道也乾象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歷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
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正祖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
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
至天監七年懋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
懋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
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
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懋答曰雩祭
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
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

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
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
而已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葺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
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刊正以足疾出爲始
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
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
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襲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懋之遴
強學浹洽竝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益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
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終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鼓 宗標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大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

祿大夫南昌安侯規八歲以下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孝童叔父陳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諱出爲南州高選僚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傳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尅復洛陽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

久桓溫得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餽運難繼將是役也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卽日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鐘山宗熙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諱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

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正神峰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祕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祕書丞出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旣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誠諸子其一

章云陶士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棹維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誠進退循焉俯仰觀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及于知命旣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初有沛國劉穀南陽宗廩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穀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

生射策高第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書檄多委穀焉穀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三年遷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慄字元慄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慄少聰敏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荊州別駕及世祖卽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穀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

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朞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童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填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卽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纂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

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鎮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慙量酒婦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卽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宅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已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

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囑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朞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或以翔精誠所致焉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湘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舊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

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關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默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

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獸之喻必見饒噉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卽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旣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跡顯然無可致惑一隅尚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

從兄珍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
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
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
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
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
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

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
軍鄱陽王主簿尚書

闕

中郎遷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治中旣

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後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
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譏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
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遷太府卿司徒臨川

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
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刹下銘
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
不尚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
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匹集二
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暕
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尚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
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
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
參軍俄署法曹遷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
俸而已除平西王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
郎諮議參軍俄遷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
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遷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
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
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
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
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遷司
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
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
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
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劭宋司空忠昭公父悅齊太常

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
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
家之明珠也旣長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
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
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
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
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
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
竝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
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
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
承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

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
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
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
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
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
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
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朞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謚曰孝子
孺少與從兄荀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竝不高惟孺
貴顯有文集一十卷子芻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一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
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寘炭於牀下覽
因暖氣得睡無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

闕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竝記名姓當官清
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賊貨
覽劾奏竝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
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爲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
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爲雍州
復引爲安北諮議參軍帶郡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仍
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
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
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
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
辭章博瞻玄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

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
職栖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
多爲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
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
月夜鵲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
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權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
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
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昭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
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嬾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爲
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
筆惻愴吾昨欲爲誌銘并爲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掄揚吹
獻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爲銘爲集官益旣往故爲痛惜之情不能
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
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
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爲中撫軍轉主
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諱
出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爲皇太子孝儀服
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爲建
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
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
彭城琅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
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爲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網疎闊百姓
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

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爲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爲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爲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爲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爲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爲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英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爲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爲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歆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栢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搏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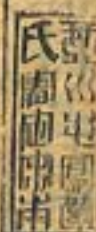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旣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竝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五終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傳歧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渾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卽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于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

從微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才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嘗入一作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槁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押警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除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輿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巍然自若高祖甚

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許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卽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

宣風化凡諸凶黨皆繼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獸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貢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延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過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旣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傳歧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歧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歧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鬪相

毆而死者死家訴郡郡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歧卽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卽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歧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歧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歧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歧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歧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

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
岐獨曰高澄旣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間故令貞
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
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今便就
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黑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
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啟請追使救但依違報之至
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
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敕
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
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
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爲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
終爲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勸
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

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
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
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傾天下靡此之謂乎

柳文禮

其不計申子曰一言而天下服也
其如端齊刃之劍味何
則善於時中景報善歸則之端太奇
則吏時尚書曰夫舉事者必慎始而善終
則吏時尚書曰夫舉事者必慎始而善終

梁書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子五

張嶠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舊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壯氣身長八尺容貌湛偉初爲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遷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爲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爲招遠將



軍復爲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衛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宿衛頗擅威名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昇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爲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卽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章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

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卽送糧仗瞻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

不得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卽二宮危猶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今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

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爲其部下所害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父法成

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啟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衛將軍朱異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璆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殆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啟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

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歟事加等抑惟荏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嶠字四山鎮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嶠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鎮南湘東王長史

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暕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暕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効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暕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暕征東將軍加秋中二千石暕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暕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暕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暕暕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暕乃釋戎服

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暕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召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既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軍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

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嶷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邲據青溪埭與景頻戰恒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歟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尅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嶷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叔

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

人生新興王大幹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士

修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心

大擘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陽王太心字仁恕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

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

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鄧州刺史時年十三

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刀乎不
直也然密衛之及破張慄乃求後以害之

敬禮同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又津太子詹

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州遷扶風太

率馬步三千赴援至思據青溪城以景頻戰恒

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

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

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所殺敬禮歔亦無所恨仲

禮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衛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

時映巖外之育出司謨共謀襲其城冠期將發建安侯蕭寶融知而

生貳卿二三子之封爵雖降猶快其收執英風煙塵猶望今古君子

主昔非此燔燔亦非此燔二事必不可兼賢者歸主而陳義至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

左夫人生南海王

人生新興王大莊

褚修華生建平王

大摯自餘諸子本

潯陽王大心字仁

陽公邑一千五百

五州諸軍事輕車

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

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

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

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

書不載

怨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

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

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



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効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

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懼於是二藩疊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旣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

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
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
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
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
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
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
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
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
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
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住還各得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

所乘馬及爲啟謝詞又甚美高祖他日謂太宗曰昨見大連大連
風韻可愛足以慰吾老年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
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
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
賊田頊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
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
設備以待之會將畱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
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旣迫
寇手恒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候我存亡但聽
鍾響欲簡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
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

大同六年封西

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

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旣陷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劉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縊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美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圖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

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

受諸苦悉諱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

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顙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目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

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

遠將軍琅邪彭城二

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賢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序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姓愛林泉特好散逸晉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

良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蓬

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嘗其夢也何樂

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

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吾終得

使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妬失寵方等意

不自安世祖聞之又忌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

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

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啟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

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

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荊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

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

回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

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勝于大閹方等

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與督府之令方等乃乞
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
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
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
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
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
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
易善談玄風彩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
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
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
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

軍政日與鮑泉蒲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
百從閒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
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
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
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一拘寇賊多殞非命
吁可嗟矣

